

情话

039

第一辑

主编·叶更

大东文海出版社

她这样地想她太浪漫公达
并与她前不娶约——
生了孩子后，她就得离开——

黎小沛

迟到的爱情

9
只爱我一个

迟到

黎小沛

内容简介

呜……呜……呜……

再不会有人比她更倒楣了！

被死皮赖脸的追求者下迷药差点得逞，

所幸遇到他……

谁知，却是羊入虎口，白白丢了自己的“第一次”！

更离谱的是，还因此得了个大奖——

她也没说要嫁给他嘛！

这强悍的男子却蛮横地把她强

草地完成了他们终身大事

并与她打过契约——

生下孩子后，她就可以离开……

因此，五年了，她从未见过她的孩子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迟到的爱情 / 黎小沛著 .

—北京 : 大众文艺出版社 , 2002.2

(花心情话系列 . 第 2 辑 / 叶雯主编)

ISBN 7 - 80171 - 080 - 0

I. 迟…

II. 黎…

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0239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 : 100021)

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

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 : 1 — 2000 套

ISBN 7 - 80171 - 080 - 0 / 1 · 55

定价 : 144.00 元 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: 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 : 100007 1136 信箱

编 者 语

曾经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唱遍神州；曾经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爆棚世界票房；曾经，戴安娜的《风中之烛》全球卖断市……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——爱情而狂疯的。静思下来，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：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爱情没人能掌握。这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有男女，就会有发生的情事，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，她还是会重复上演。有人经历了一次，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，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，更有人屡试屡败。于是，“曾经拥有”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爱是神圣的，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，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，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。凡人如此，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“花心”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永远谈不

完的话题。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：“从前的社会，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。到了现代，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，真的好悲惨！”——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。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：“专一的男人，世上绝少，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，兼收并蓄，左拥右抱。”——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“贾宝玉性格”来！

当然，我们不赞成泛爱，泛爱引致滥交，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。但是，“花心”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，回避是不真实的，故《花心情话》系列推出的内容，集有古今传统、怪异、轮回转世、时光倒流等各型。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。

爱情故事人人会写，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。而《花心情话》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。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，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，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，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，就好像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，是那么刻骨铭心、锥肤刺骨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这就是爱。

《花心情话》系列以新的格局，新的创意，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……

2001.11 叶 龙

第一 章

新加坡

五年了，那道伤口在她心底已经存在五年了！

或许疼痛已不复当年那般剧烈难耐，但每当夜深人静、独自一人时，伤口仍会肆虐隐隐作痛提醒着她。

近二千个日子，她每天都在思念她的……

她知道事情是该做个了断，她不能永远活在灰色情绪中！

她才二十六岁，还有一大段的人生，不该一直沉溺于过往中——

即使她明白自己恐怕很难再接受爱情……

“似珞——”

一声叫唤拉回了她的思绪，她将目光由窗外转向发声源，对方正以关切的眼神望着她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颜圣则询问道。

宁似珞摇摇头，坐回了办公桌后的皮椅上。

“我敲了你办公室的门，一直没有回应，所以我就

擅自进来了。”他解释着，“你真的没事？”他不放心的再次问道。她刚回头时，眼底来不及掩饰的忧愁，他瞧见了。

他们认识有五年了吧！从似珞进入这家公司开始，他看着她由一个怯懦、无助的小女孩，蜕变成为一个果决、有自信的女强人。

短短五年的时间里，她由公司的一个小职员擢升为今日企划部经理，拥有自己的私人办公室及助理，与五年前的她不可同日而语。

但他也感觉到，这五年来她一直不快乐，即使她浮现在唇角的笑容，依旧带着丝淡淡的哀愁。

不难想象，她必定曾遭受过巨大的伤害，但她却绝口不提过往。不仅如此，对于所有异性的追求，更是抱持着“来者皆拒”的态度。

因此颜圣则也只能将自己的爱慕深藏心底，他不想和她连最起码的朋友都做不成。

“在思考一些事情。”她一语带过，“找我有事吗？”

她一直把颜圣则当成好朋友，但那段曾让她撕心裂肺的过往，她依旧是无法向任何人启口。

“听人事室说，你请了一个月的长假？”他在她对面的椅子落座。

“嗯！”她简短的答道。

“五年来从未见你请过假，甚至就连病假都没有，这次却请了一个月的长假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”颜圣则的担忧溢于言辞。

“不是，我只是想回台湾一趟，好久没回去了。”回去面对伤口，她在心底补充道，“我只是想回去看看养育我的葛修女，听说她最近的身体愈来愈差了。”这只是原因之一。

“喔——”他明显松了口气，“我还以为——”他笑自己瞎操心，“不过这倒是我第一次听你提起你的事。”

当年她突然决定只身前往新加坡之事，葛修女颇为担心，认为她一个女孩子离家这么远，万一要是有个意外，举目无亲的，叫她怎么不担心。

但她去意已决，任谁也动摇不了！

她的出走，是为了疗伤，更是为了怕自己会克制不住而回去找——当时的她极需要离开台湾那块土地。

于是，她来到了新加坡，想要利用几千公里的距离，来阻挡自己的悲伤与冲动。

如今她自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与勇气来面对，所以她兴起了回台湾的念头。

“我从一出生便是在育幼院长大的。”她第一次主动提起，“我好久没见到她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去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“这么快！”颜圣则显得有些失望，“可惜我明天跟个重要客户有约，看来没办法为你送机了。”

似珞笑了笑，“那你就在这先预祝我一路顺风吧！”

颜圣则几乎是失神地盯着那抹绚丽的笑容，突然他心底闪过一股不安……似乎似珞此次回台湾，就再也不回来了。

他斥责自己的多虑，挤出丝笑容，“那就先祝你一路顺风罗！”

他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仿佛是想将她绝丽的容貌深刻在心坎。

他没由来的突然冒出一句，“似珞，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你知道我的电话是二十四小时待命的。”

他总觉得她回台湾并不只是探亲如此简单，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。

“谢谢你，但我会尽量不打的，毕竟越洋电话挺贵的。”似珞开玩笑的说道。她当然明白他的一片心意，但她不想太麻烦他。

此时内线的电话铃声响起。

颜圣则见状起身，“不打扰你工作了。”说完摆摆手，走了出去。

台北

宁似珞一下飞机便搭计程车来到下榻的饭店，打算过一段时间再到育幼院找葛修女。

她需先将此事解决之后，才有心思去见葛修女，此时此刻她已经无暇再多想。

因为她怕自己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勇气会突然间消失不见，此事须速战速决。

想知道他的消息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在新加坡的报刊杂志上仍可以见到有关他的报导。

铎氏企业集团总裁——铎梵莫，亚洲十大黄金单身汉之一。

多金、潇洒俊逸的五官、挺拔傲视模特儿般的身材，再加上唇角那抹似有若无的冷冷讥笑，更是令他所到之处，无不被众多美女所包围。似珞想起了某杂志上对他的形容。

是的，他的确是天之骄子。女人在他的身边总是来来去去，巴望着能获得他的青睐，进而成为他众多

人幕之宾的一员，一跃枝头当凤凰。

曾经，她也是众多女子之一，有着“麻雀变凤凰”的灰姑娘情结，也以为自己与众不同，然而……

只是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！

似珞一进入饭店房间，连行李都未整理，便直接走入浴室，欲洗去一身的疲惫，也是为了待会的会面做准备。

早在一星期前，她便通过他的秘书订下今天的会晤时间。不过为怕遭他拒绝，她并未透露自己的姓名，只是利用新加坡公司企划经理的职称与他定下约会。

十分钟之后，似珞呆坐在梳妆台前，一股无由的紧张攫住了她的每一根神经。望着镜中苍白毫无血色的面容，她嘲笑着自己的胆怯。

她这五年来辛辛苦苦训练出来的勇气到哪去了？

她深呼吸了几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
在白皙的脸上略施胭脂后，她从行李中取出一套Guess 套装。纯白色的套装穿在她身上，不仅烘托出她细致典雅的五官与秾纤合度的身材，更给人一种利落的感觉。

她要自己出现在他的面前时是神采奕奕、精明果决的。

在蹬上那双足足有两寸高的白色细跟高跟鞋后，她满意的笑了笑，自信又一点一滴的重回她体内。

她告诉自己，她不再是六年前初次见到他时那个羞涩、怯懦的小女孩了。

出了饭店，似珞徒步走到距离饭店只有一街之遥的铎氏企业大楼。这也是当初她选择在此下榻的原因，离铎氏企业大楼很近。

十四点整，似珞准时出现在总裁秘书的面前，对方并不认识她。

秘书小姐朝她打量了一会，用着极度职业化的口吻询问：“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吗？”

“我姓宁。”似珞简短的报上姓氏，“是新加坡皇申公司的企划经理。”

“喔！”秘书应了一声，“请稍候。”

接着，秘书按下内线，“铎先生，皇申的企划经理已经到了……好的。”她抬起头再次面对似珞，“宁小姐，里面请！”

在办公室大门被开启的那一刹那间，似珞几乎可以感觉到，胸膛下的那颗心脏仿佛要自喉咙跳出般。

镇静，宁似珞！你不能乱了阵脚！她在心底告诫

着自己。

“总裁，宁小姐到。”秘书通报之后，随即掩上门离去。

埋首于公文堆中的铎梵莫，闻言不经意的抬头瞄向对方——他握着笔的手顿了一下。

若说他有任何惊讶或不悦，他都掩饰的很好，从他毫无表情的脸上，似珞实在很难看出他一丁点情绪。

向来都是如此！她向来无法自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喜怒哀乐。

铎梵莫并非没想过还会再见到她，只是没料到竟会是她自己主动找上门来。

她不是恨透他了吗？

为何在五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在他面前？

莫非是为了——他大概已能猜测出她来此的目的了。无关公事，那只是个幌子。

再见到她，不能说他没有一丝诧异、心底的情绪没有因此受到干扰，只是在心底的那股感受，莫名的让他不愿去深究。

五年了！她已由那个青涩、腼腆的小女孩，蜕变成为一个足以艳惊四座的性感女郎。

岁月在她脸上刻划下的是成熟、妩媚与风情。

“没想到你会主动来找我？”他的嗓音有着明显的嘲讽。

似珞拼命想要抓住正在逐渐流失的勇气。“我能坐下吗？”她指了指在角落的沙发。

她必须在出丑前，赶紧坐下来，因为她的双脚实在抖得太厉害了，她可不想在事情都还没开始谈论前，就在他面前摔个四脚朝天。

“请坐！”他亦起身走向沙发，在她对面的位子上坐下。

天啊！似珞在心底暗自呻吟着，老天爷真是待他不薄啊。

他健硕的体魄依旧如昔，像只蓄势待发准备随时扑向猎物的黑豹，敏捷、神秘且危险——要教女人不为他心动，的确是件难事，再加上他那富可敌国的财富，难怪乎女人要对他趋之若鹜了。

似珞如坐针毡，对他毫不客气也毫不掩饰的打量目光，感到不自在极了。

须臾，他终于打破沉默，口气是冰冷而疏远的。“你此次来根本与公事无关！”也未等候她的回答，径自接下去说，“你是想主动说明来意呢？还是打算就这样一直呆坐在那？不过恐怕我没那么多时间！”

千万别被他的态度吓到，似珞再次提醒自己。

她慢慢调整自己的呼吸频率——一、二、三……

“我想要回女儿——”她话未说完，就被一句狂吼给硬生生的截断。

“休想！”铎梵莫露出两道锐利凶光，直射入她眼底，“你竟然还敢开口提出？想不到原来你还记得你有个女儿！五年了，这五年来你尽过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？当初是你狠心抛下她——”

“不！我没有！”她悲恸的反驳着。

那是一道她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，后悔、自责五年来一直在折磨着她。

五年来，她一直思念着她那只见过短短几秒的女儿，她甚至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

他冷笑一声，眼底竟是充满对她的不屑与鄙视。那道无情的目光又在似珞的胸口上划下一刀，对这个曾经是她丈夫的男子，她竟感到如此的陌生。

不，该说他对她而言一直是陌生而疏远的，在那短短几个月的婚姻里，她从不曾了解过他。

“别忘了，在五年前你就已经放弃了对她的一切权利。如今你却想要回她？良心发现？还是——伟大的母性光辉在作祟？如果你还有的话。”他冷嘲热讽着。

她拒绝被他冷冽、残酷的言语所击倒，她早料到他不会轻易的就放弃对女儿的监护权。

但为了能再见到女儿，她愿意倾尽所有。

怪只能怪自己当年太无知了，她应该带着女儿一起走的，虽然她明知铎梵莫一定不会善罢干休的。

她实在不愿意承认，他冷酷绝情的言辞依然能够伤害得了她，一直没变！

他对她的情绪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影响，至于多寡，恐怕她也测量不出了！

“随你怎么想，我只想要回女儿，任何条件我都能接受！”她勇敢的迎视他。

倏然，他凌厉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线，“任、何、条、件——？”他一字一字重复着，似在玩味着它所代表的意义。“我倒是很想知道你所谓的任何条件，到底你肯为女儿牺牲到何种地步？”

危险！似璐的脑海中猛地闪过这个字眼。

她几乎可以嗅到自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威胁，她更明了，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羞辱她的机会的！

她不会在他面前胆怯的！绝对不会！

一阵窒息的死寂笼罩在敞大的办公室内。

终于，似珞因受不了这股无形的压力，率先打破沉默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话一出口，她便后悔了。

她并不期望能从他口中得到答案，更甚者，只会为自己又惹来一阵讥讽。

铎梵莫冷眼看了看她，须臾，才开口回道，“禾语，铎禾语。”

似珞对他投以感激的一眼，她有满腹关于女儿的问题想要问出口，但——

够了！她不得不如此安慰自己，现在这样就足够了。知道女儿的名字对她来说已经足以聊慰了。

这一刻的铎梵莫心中五味杂陈，甚至都快不认识此刻的自己了，照他的个性、他以往冷漠无情的作风，他应该是二话不说的就唤来警卫，将似珞赶离此……

但为何，他此时却像个久逢甘霖的愣小子般，近似贪婪地，想将她的容貌瞧个够，就像要弥补这五年的空隙般——

不！他是恨她的！对于一个这样寡情的女人，早在五年前她留下离婚协议书离家出走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告诉自己，该忘了这个狠心的女人。

沉寂再度降临。